

T ~~CHIE~~ 9299.7928

5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5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哈佛大學哈佛宗
圖書館珍藏

曹源

曹源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作史者只
任快筆不
虞闕冗藉
口乎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駐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盜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圉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知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

弘稱之爲
重臣亦當
其人矣

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
拜黥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
黥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黥過於平生淮南王謀
反憚黥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
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黥之言益
不用始黥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
稍益貴與黥同位黥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
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黥時丞相史皆與黥同列
或尊用過之黥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爾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黥罷上

此亦黥對
病之言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黥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黥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
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
者五百餘人黥請問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

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人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

官其弟異
數也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黜與息言抵息罪令黜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黜故官其弟汲
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魏陳羣

陳羣字長父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實父紀叔父諶皆
有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
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
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
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
用羣言舉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劾
為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
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
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是時帝初
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
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
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
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叙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
平攻張魯多收荳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
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

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操以畿爲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

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
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
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二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
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
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
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
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
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急召之不難固等恐
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
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
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
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
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
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
嘗詞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
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
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真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旣建以

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革進封豐樂亭侯其後帝幸許昌畿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謚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及任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竝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竝在鄴帝謂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

定儲

竹林守禮
之儒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譖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
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
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
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
不能用及承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焱起郡國皆以無
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
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
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
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
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

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蓀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憚幄寵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載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
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
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
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
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允
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
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佞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
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
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誼鼓舞殺
生燒塋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
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
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
門妙簡貞閑之女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
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
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
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
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塋者藏也堯
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塋費損巨億
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噉，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竝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瘡。且多出宮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

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
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鏹爭哀割生人以
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
可復追至是孫壽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
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
壽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闔鄉獄三
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
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
帝詔吐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
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
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至行營節度
卽承瓘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
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
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瓘
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
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
委承瓘外則廬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瓘進不決
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
相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疆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怙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竝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慮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泥濘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真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畜
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
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
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旣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
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
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
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
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素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
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
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
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
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
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
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
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
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
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八編頁集 卷一百四 五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
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
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
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
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
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
刑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
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
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
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昏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
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
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
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
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
如此則山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
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
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日募鄉兵
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言事者請城
緩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
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役登
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
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
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輪送艱阻
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
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
其利復詣闕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
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
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犬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
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
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
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
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
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
不梟卽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
禹偁策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判爲媢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旣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遺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羗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勸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戌蜀詔趨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

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盱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

恨不取燕薊耳

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
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
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
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
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
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
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
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
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
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
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
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于商丘
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
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
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
請謚蘇軾爲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
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
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
入院卽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綱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策不知其他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知而好奇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竝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
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
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
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藉
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宮吏兵共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借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
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
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
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
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

不卽予鈔久而鬻之才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
 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
 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
 體仁宗遽止之塋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
 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
 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
 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勤
 禮竝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塋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塋推恩皆
 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
 降非準律令者竝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
 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
 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
 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
 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
 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
 韙之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鑲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為孫光武視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宋人主多極得體之語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是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公於登第
先後淡若
水其謀固
如是信乎
精神不兩
用

温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椅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
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
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
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
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
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
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
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
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

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
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
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
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
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
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思慮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
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
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
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

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少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旣除。至塋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旣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四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
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
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
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
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
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六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旣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
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
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
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
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
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
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僉充种諤興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
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
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
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
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日寧罷去和
權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繫熙寧免役之法

可見免役
之法宜行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
語顏幾幾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
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
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
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
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
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
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
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會。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闔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闔俯瞰兩淮。

特一水之隔。文移

。月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

命朝廷，必稽緩慢事矣。謹

。召爲祕書少監軍民

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亂，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散，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洲，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間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木。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徹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

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李文帝十歲不

庶不遂欲自免

又又不報遂初
言欲得連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貴為騎郎事
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以文帝朝
猶十年不
調責以無
甚高論蓋
史風朴已

之爲僕射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旁代尉口對嚮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日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十年不
調耳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
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
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外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
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
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
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
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卽走
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
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
可開此端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

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
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
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
者欲致族之猶仍秦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
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讖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讖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讖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鈎建掩擗護送楚掠疑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虺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戡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藉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
俊臣獨引行木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
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
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
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
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
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委囑公行囂謗
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繼刑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閤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
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
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爵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寶
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
給事中孽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
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
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
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已官護有功子。愉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悝平糴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

八編類纂 卷五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强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
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爲
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補弘農
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
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
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
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
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
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
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
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
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

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克詭曰善俄脇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恐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糧。齋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奏已卽削橐。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胄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止法不終
自古如此

稽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知人

題目

作非

見得破

食畿縣百姓乃按榷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
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
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
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
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聲愚
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
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
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
十萬卽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
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塵從此滋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華洛是計之得者其利
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
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
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旣通商賈來往百貨
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
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
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
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較棧車
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
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

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拘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潭千里旋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藪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十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毀聖慈_{得、力}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錘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_{如、用}逐東渭橋馳使勞日卿朕鄼侯也歲凡致四十萬解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鞫宰臣元載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李涵常袞杜亞等同推載皆款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公凡所為
每有餘地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國之常典况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人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

諫以爲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京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竝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
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
錄催到收附文記卽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
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
除從點司是中旨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
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
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
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
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歛板嗷縮退至殿
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
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

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其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
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
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
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
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
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
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
類以爲丹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
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
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癰正用舉者改秩
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訶知天
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抹弊志
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
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
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
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
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
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
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權茶買馬
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
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
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
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
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權茶借本錢於轉運
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
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
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

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
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
承平昔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
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
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摧茶仍
今轉運司買馬卽五害竝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摧茶
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
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旣常在
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
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
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
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
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
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
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
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
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

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侍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

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為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糶
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劔者
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
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
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
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
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
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
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
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
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
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
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

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
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
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
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
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
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
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
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第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
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
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
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
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
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
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
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
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姝假令京師先行讓

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
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
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
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
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
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
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
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
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宜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
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
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
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
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
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
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
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
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
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
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譎俗民所疾苦爲
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又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
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
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
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
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日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

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況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
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
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
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
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
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
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

讀之如在
春風中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位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出諸生不有穢舉法乎無世言
 不榮蕪舉至有恣望法恭開出日學之不精長吾愛
 多報高榮至限眼濶守者幾十人而其音書大故也
 會感母夫去前吏人思必發我并喻史恭再拜公
 與公願退舉同古如封中恭亦書生海民舉法異
 身衣五恭蕪中平各士王武帝明道衣端公率歸
 坐喪母慕之定國土青言悲帝與之會歸台官舉賢
 以濟於八感也來時我之非猶許天制於蘇孰許而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六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
 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
 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
 屬車之行進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迹遷此
 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

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
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
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
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
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
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
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
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
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部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騫，既無以佐思慮

天理人心之論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欵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京兆再治

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

不終迴行

刑戮。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快心事不可爲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敞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諸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王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主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勝。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王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䟽。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

天子待故
吏至此良
不薄矣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
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
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
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
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王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爲鉤箝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

多在託名

所測
妙用非人

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為人彊方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
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
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
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
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
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
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
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
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
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
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
罍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
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
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蠶氣見事
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

魏相家婢有過自殺死

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
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典數罪天
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
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
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天酷 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關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肉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兵人也文成后之侄孝文初爲荊州
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
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肯而已。不
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
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
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復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
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
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
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
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覩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
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
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
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揚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
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
案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
得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
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
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
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開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亮合攻碛石李神水軍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
降朝廷嘉之進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
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碛石戍間編舟爲
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
款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
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
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
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
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直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詠援筆判吏云一日一錢十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

中府自劾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思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卽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

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詠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主帥
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
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
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訥訥知其已投井
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巡檢使韓
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
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
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
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
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教行至

應變

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首餘黨盡平劉盱兵迴有以
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
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
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
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
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
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旣聞斷辭告市人
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
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
戮于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
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
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
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
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
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
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
衆不敢譴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
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
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
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
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羅之奏
爲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
及李畋張遼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
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
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
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

俗篤孝義爲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昉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

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第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鍔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日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壇塲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博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

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
在後年此地非久憩之所垂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
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
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
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
倫妖蠱之判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
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陸養疾方許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

治曆

乃職方氏所書浸日泝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恬新其
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
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
以于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
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
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
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
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南郊新式

治曆

收飢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吏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戰車

蜀鹽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項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

銀冶

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
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
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
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
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
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
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項歲所議
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
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
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
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
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括乃
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
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
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
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
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

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狂事

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犇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犇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出外兵親討至封曰太親即歸所以不封軍務因神
唱籍令谷親由又幕至者八百未值日竟卒蓋誤
于問曰臨濟密會畫於親即歸生者誤問人曰許
竟入塞武刃神親出東液對西東親輔得在洋樓
雲豔雨不繼親直隆翻斗率眾南奔士卒三萬人皆
泚士自皇始於以執指本師斷封獨利大武思血大
八編類纂 晏軍如自以津不期請皆皆皆皆皆皆

